

福州油紙傘

生 憑 閱 處 童 心

5月1日一大早，我來到福州，一覽有「明清建築博物館」之稱的三坊七巷。走在那蜿蜒悠長的青石板路上，走進林則徐、嚴復、冰心、林覺民等名人故居，白牆黛瓦，古韻風華，好不愜意。

青石板路，一頭連着熱鬧的街道，一頭牽起安靜淡然的故居，我的目光被富有閩南特色的一間間小店吸引。特別是一間專賣油紙傘的店舖，讓我近距離地觸摸到福州的「寶貝」。以往，每每提起油紙傘，大家第一個反應都是江南水鄉，好像只有蘇州、杭州才是油紙傘的產地。殊不知，福州的油紙傘，傳承着千年的古法工藝，也同樣雕琢着千年的油紙傘佳話。走進店內，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楊萬里的詩：「略略煙痕草許低，初初雨影傘先知。」旁邊的一行楷體字，專門寫到：「油紙傘起源於紙製傘，是中國古人智慧的結晶。油紙傘並非雨天專屬，實則晴雨兼用。」

店舖不大，卻有製傘的師傅現場展示紙傘的關鍵步驟：選竹、水浸、蒸煮、曬刨、刻鑽，這些前期工作完成後，師傅把裁好的紙黏上骨架，修邊、定型、繪花，然後在傘面刷上熟桐油，再穿上飾線，套上柄錘，最後再把傘曬乾。那桐油帶着些翠竹葉子的清新，味道很是特別。

與我同行的學生對油紙傘愛不釋手，打算買兩把回家，並告訴我送給母親和外婆。我笑了笑，給他講起「許仙與白娘子」在西湖斷橋的千年愛情佳話，那把做媒的傘，就是油紙傘。「所以，在中國傳統的習俗中，訂婚時男子要送女子一把紅色的油紙傘，取吉祥之意。」學生聽我講了這話，倏地紅了臉，又去挑了一把紅色的油紙傘。我知道，他的女朋友一定很喜歡呢。



●福州三坊七巷的油紙傘店古樸典雅。 作者供圖

詩畫美麗何佳霖

窗 常 開 潘 金 英

「孤獨是走向圓滿的十萬隻小腳」，我讀到何佳霖這句詩愣住了，呆呆聯想到，孤單的人原地踱步，隻影徘徊靠自己開解寂寞的心……

《香港文學》上常見何佳霖的詩，她的詩入選了由施施然主編的《中國女詩人詩選2023年卷》，我掩卷執筆，想寫下對她其人其詩的感嘆嘍語。尤其是具有創新美意之作品，在畫展裏我看到一幅好畫：一隻燕子，一排燈籠，一條小巷，一縷酒香，從曲折的長巷飄出，粉牆斑駁歲月悠悠，我願時光在此停留……

這是畫者的心意？我想像那個拿着油畫筆和調色板的美麗女子，用純真好奇的目光量度天地，初心似夢。

我似夢見佳霖變身成小蜜蜂，她飛舞在綠色天地吮吸花汁，釀造甜蜜，那努力振動的薄翅，那柔和的花葉，令人心醉她的勤務和天聰，日子安穩有功，已釀成益智世人的蜂蜜：她的好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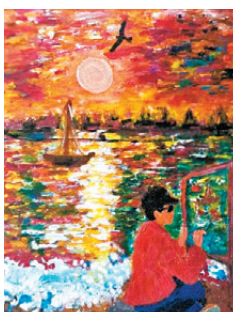
我印象猶新地憶起兩年多前在香港大會堂高座觀賞《羽華·詩語》多元藝術聯展，女畫家熊美儀、

董慧、何佳霖的畫作同時展出，我最難忘佳霖的畫，她的畫風滲透著女詩人對生命的期許和追求，佳霖詩和畫水乳交融，迸發出吸引人的火花，我近距離與其詩畫互動，駐足細細品味，與佳霖恍似心靈相通，深情共鳴。

佳霖繪畫見天分及功力，她的油畫或是她的詩思沉澱而成，佳霖運用顏色之智慧，可將樸素物象煥發出精神正能量，返璞歸真而令人聯想翩翩，感悟特異異境，也引發我的詩興，觀展後想賦詩作和應哩！

人世間苦辣酸甜，愁苦憂心，順逆遭逢，何以自救？寧靜可致遠，我賞析佳霖詩對讀者有去愁迎樂之啟動力，我覺得她創作有鮮活的現場感，主題表達明確清晰，兼有獨到視角及觀察。閱其詩感覺視野寬廣了，想像力開拓了，引發我腦袋擦亮火光。我喜讀其詩淋漓盡致之情意，特別的意象增加感染力，語言表達紛繁出色富濃郁詩意，似紙面傳來了山光水色，鳥語花香；此中無憂勝境，可忘記人世間苦辣酸甜，心事愁緒在無限想像裏被蒸發氣化，早已消失了。

佳霖梨渦淺笑，佳篇如雨霖，誦其詩品佳句，令我欣賞共鳴，也對人生多了悟道！



●何佳霖畫作 作者供圖

生來好看惹麻煩

琴 台 客 聚 潘 國 森

著名粵劇作家唐滌生的名劇《紫釵記》有句戲文曰：「女子有才，焉能無貌？」默姑毫無疑問是此地才女界的花魁！

小時候聽說過有一本小說叫《少年維特的煩惱》，這書不曾讀過，翻查資料方知是日耳曼名人歌德的作品。歌德不能算是「德國人」，到他生命結束之日，德國尚未統一。默姑與「潘老頭」都是「單身狗」，按政經地位劃分乃是小孩、童男童女而已，此下就漫談「童女默姑的煩惱」。

在香港「才子」與「才女」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物！「才女」多受人尊重敬重，稱人「才子」則或有罵人之意。間有長輩說「潘老頭」是個「才子」，必嚴詞拒絕。「爛羊頭，關內侯……」以「羞與絳灌為伍」之故。默姑在「才女界」是個尷尬的存在，「四大才女」嫌她人嫩輩分低，「四小才女」又不一定懂得默姑的才學。默姑這就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只能是落落寡合、是為「不大不小」的「一中才女」。

在「江湖」上，只需你的見解經常與眾不同，就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之中「侵犯了他人的領土」。若被人家認定了你「壞人衣食」，其仇

恨之深，與「殺人父母」同論！正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誰叫你當上了才女？西方人認為「智慧是痛苦的泉源」，另一方面又認為「女人是不會思考的動物」，這是「才女」的畢生難除的原罪。當你懂得比旁人多得多，懂也是你的不對。

《易傳》有云：「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這辦你會講，那辦你又會講……如此意見多多，已經夠討人厭了，躺着也中了槍還不知！不過世事常有例外，山今老人岑逸飛公也「辭多」，懂得的事情亦多，可是人緣卻極佳。「才子界」只比才；「才女界」則比了才之後還要比貌。默姑就是天生一副「明星相」，人家豈能群芳，她是艷壓諸才。有才，可以讓旁人不高興；有貌，亦可以讓旁人不高興。怪只怪默姑椿萱給了太多太多的本錢，「生來好看惹麻煩」。

默姑如此這般的煩惱，不勞「潘老頭」合指一算，亦可了如指掌。化解之道，就是「水仙不開花」5個字，即是「裝蒜」。誰要「妳」多才？以上所講實為開玩笑。人生失意事常多於得意事，年來「死得人多」，默姑亦無庸傷感，更不要罵「潘老頭」胡言亂語。睡好吃好，飯後一支煙，當可解憂。

艾軒畫中西藏女孩的眼神

學 袖 乾 坤 余 似 心

每次看到艾軒畫的西藏女孩，我都會被她們的眼神所吸引，不期然與她們對視，想要看懂她們的內心世界，但又像走不進去。他畫的西藏女孩無數，在拍賣場上售價節節上升。

1947年11月11日出生的畫家艾軒，父親是中國現代著名詩人艾青。由於他生於1111，父親為其取名艾圭圭。他後來自己把1111改為「軒」字，更名艾軒。從艾青給孩子取名的詩意，自然讓人聯想到同是藝術家的小兒子艾未未。

艾軒現任內地多個重要藝術職務，備受尊崇。他曾被分配到成都部隊當行軍畫師，隨軍到西北的阿爾地區開始接觸西藏。他形容那段生活：「有一種情感的基礎，是對世界潛在的感覺……在藏區被發掘出來了。我心中常想，有一個孤寂的地方，可以把自己的一生託付給它，在紛擾

中尋找到一份寧靜。在西藏，我找到了這種感覺。」

在那裏艾軒和牧民生活在一起，和他們經歷一天可能出現的好幾個季節，晨冷午熱晚來冰雹更飄雪。他發覺縱使冰雪打在藏民身上，他們已習慣得沒半點表情，與大自然共生。他畫中的當地小孩臉上都是透着紅紅紫紫的，那是冰寒下的高原紅。他說：「你會覺人特別渺小，就在這種環境裏面，人任由自然蹂躪，快速地老化……我的心裏面就有一些觸動，藏區天空是湛藍的，人皮膚的黝黑，鮮艷配飾，到處盛開着鮮花……在那裏能尋找到很符合我追求的一種精神。大自然啟動了我深層的心理訴求，我找到了訴說的空間。我更多感受到，作為人的孤獨和渺小。」他跟隨心靈沉浸於以筆畫捕捉當地人的日常情感。

畫面中女孩純淨清澈的眼神與近乎空洞的表情就是寫着大地的孤寂吧！



●艾軒畫中的西藏女孩。 作者供圖

AI時代的「無用之用」

網 人 網 事 狸 美 美

在微信讀書無意中看到童年回憶——蔡志忠的漫畫《莊子》，忍不住翻閱，又看到了經典的「無用之用」。AI時代再相見，猛然發現，這和如今最重要的「複雜系統(Complex Systems)」在底層邏輯上不是異曲同工麼？真牛人也。

兩千多年前，莊子在《人間世》中記錄了一棵巨大的樸社樹。匠石見之而不顧，認為它是「散木」，做船會沉、做棺材會腐。然而，正是這份在世俗眼中毫無經濟價值的「不材」，讓它避開了斧斤之災，得以蔭蔽千牛，成其大年。這便是莊子著名的哲學思想：「無用之用，方為大用。」

回到今天，我們正身處一個空前複雜的複雜系統之中。從全球化的供應鏈、高度集成的金融網絡，到算法主導的社交媒體與人工智能生態鏈，人類社會已不再是單一線性運作的機械體，而是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充滿非線性反饋與湧現(Emergence)的龐大網絡。複雜系統是21世紀的科學，是當前最重要的前沿領域之一，是通過跨學科的方法，找到不同系統背後的通用規律。在這樣的系統裏，莊子的智慧意外地展現出一種前衛的指導意義。

學中其實隱藏着巨大的風險。當一個系統被過度優化、剔除了所有看似「無用」的冗餘時，它會變得極其脆弱。就像是為了追求最高產量而只種植單一作物的農田，一旦遭遇特定病蟲害，整個系統將面臨崩潰。所以複雜系統必須要有「緩衝器」，即韌性(Resilience)，而莊子的「樸社樹」正是扮演了這個角色。在複雜系統論中，韌性來自於多樣性與非效率。那些看似不產生即時利益的學科(如哲學、藝術)、不符合KPI的發呆時刻、無法被算法捕捉的人情往來，正是系統在面對不可預測的「黑天鵝」事件時的緩存空間。

第二層意義，在「混沌邊緣」留白，刺激「湧現」。在系統科學中，有一個著名的概念叫「混沌邊緣(The Edge of Chaos)」。系統若太有序，則僵化；若太混亂，則瓦解。生命與智慧，往往誕生於兩者之間那道狹窄的縫隙。「無用之用」本質上就是一種系統的「留白」。那些看似無效的溝通、看似多餘的實驗，甚至是那些在主流價值觀看來「不成材」的異見者，往往就是系統在面臨環境巨變時，實現「非線性躍遷」——湧現——的火種。系統若沒有了「無用之地」，便失去了進化的空間。

湧現的價值在於它不可預測，而不可預測的關鍵在於容許大量的「無用」交流、隨機的碰撞與漫無目的的嘗試。只有有用「無用之用」，真正的破局創新才會像泉水一樣從地底湧現。這種從「無用」到「大用」的轉化，是複雜系統運作的最高藝術。工具性價值不應是生命的全部，作為AI時代的個體，更需要「不材」的智慧。把那棵散木留在原地，不只是哲學的反叛，更是心靈上的策略：徬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二百期：他鄉亦是故鄉

他 鄉 港 聲

梁 家 僑 文 旅 部 香 港 青 年 中 華 文 化 傳 播 大 使

「時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長恨離亭，淚滴春衫酒易醒。」

打開電腦，看着桌面上整齊排列的200期稿件文件夾，手指在鍵盤上停了好久。2021年1月，在山東平陰出差時接到香港文匯報邀稿電話的那個下午，彷彿就在昨天。一晃眼，5年過去了，200期了。

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也是我們站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歷史關口的關鍵一年。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5年寫專欄，最大的感悟也正是這句話：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我們每個人都都在變。但在所有變化之中，總有一些東西是不變的。

5年前開欄時，我寫下：「希望可以透過我在內地工作生活所見所聞，與各位分享，讓大家知道內地最新發展情況。」那時候，疫情還在，出行不便，很多香港朋友對內地的了解還停留在新聞裏。

5年過去，我們一起見證了太多變化：從疫情防控到全面放開，從ChatGPT橫空出世到AI大爆發，從元宇宙熱到數字經濟成為國家戰略，從香港由亂到治到走向由治及興。我們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每天都有新事物出現，每天都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變化。

這200期專欄，就是這個大時代的一個小小縮影。我們一起走過了零下20度的長春和30度的海南，走過了北京胡同和維多利亞港，走過了井岡山黃洋界和婁山關戰場。我們一起見證了建黨百年華誕、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北京冬奧會冰雪盛會。我們一起探討了從國

學傳統文化到AI前沿科技，從數字經濟NFR到綠色債券、碳中和，從慣蛋哲學到點茶美學。

不變的是什麼？是我作為一個在內地港人的初心，是想要把真實的內地講給香港和海外朋友聽的那份熱忱，是對這片土地的熱愛，是血脈裏的家國情懷。

「他鄉港聲」這個名字，藏着我們這一代在內地港人的共同心境。

什麼是「他鄉」？是剛到北方時，第一次穿上秋褲的震撼；是過年回家時，看着窗外風景從北到南變綠的複雜心情。

什麼是「港聲」？是改不掉的港普口音，是唱K必點的粵語老歌，是看到香港新聞時心裏的牽掛，是無論走到哪裏，都記得自己是從那個小漁村走出來的孩子。

但寫着寫着，「他鄉」早已變成了「故鄉」。在北京胡同住久了，回香港反而習慣潮濕天氣；說慣了「哎呀媽呀」，反而有時候廣東話會忘詞兒。

這不是失去，而是獲得。我們這一代在內地的港人，比前輩幸運，也比留在香港的朋友們多了一份獨特經歷。我們擁有兩個故鄉，兩種文化背景，兩套話語體系。我們既是香港人，也是內地生活的深度參與者；既是內地發展的見證者，也是香港故事的講述者。

這5年寫專欄，有兩條主線貫穿始終：一條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條是前沿科技。

從第一期寫國學沙龍，到後來寫儺文化、點茶、中軸線、崑崙山文化溯源；從最早寫ChatGPT，到後來寫GPT4、Sora、AI繪畫，再到寫數字經濟、

NFR、元宇宙、智能體——我始終在思考：在這個AI大爆發的時代，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我們中國人的文化根脈在哪裏？

我越來越堅信：AI可以生成文字、圖像、視頻，但生成不了真正的家國情懷，生成不了對這片土地的熱愛，生成不了人與人之間真實的情感連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學習傳統文化，要了解自己的根。就像我在專欄裏寫的：「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是真正的『通關』」。這個「通關」，不是通關過口岸，而是在快速變化的時代裏，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

「一手國學、一手AI，腳踏南北」——這是我過去5年的狀態，也是未來的方向。「十五五」期間，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會加速演進，變化會越來越快。但不變的，是我們對文化根脈的堅守，是用科技賦能傳統文化的初心。

5年200期，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我們能做的就是變化中守住初心，在變化中與時俱進，在變化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接下來的日子，我還會繼續寫下去。繼續寫內地的所見所聞，繼續寫文旅科技產業的發展，繼續寫京港兩地的交流故事，繼續寫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的碰撞融合。

200期了，謝謝大家陪我走到這裏。謝謝香港文匯報給我這個平台。下一個5年，下一個200期，我們一起，在變化中繼續前行。

他鄉亦是故鄉，港聲傳遞心聲。

盒馬「鮮」生

信 而 有 征 劉 征

盒馬鮮生從最初以「新鮮」為口號的食品超市，現在已經發展成了一個食品雜貨舖，而不是一個商超。不像別的商超那樣，盒馬沒有以巨量的貨物作為倉儲式銷售去滿足一種無限物質慾望的幻象。就好像一旦進入這個物質王國，我們就可以擁有一切。

這讓我想起一起美國的越獄事件。逃犯就藏在一個大型超市裏，生活了半年之久，要不是他交了一個女朋友，他本可以一直逍遙下去，因為商超擁有一切他必需的。最近的末世微短劇不是也有一類人，可以自由穿梭於現今嗎？因為他擁有一個超市。

這麼說起來，作為一個大型超市，盒馬並不合格。它存儲的東西太少了。不過，「鮮」拯救了它。這個「鮮」當然首先是指各種生鮮。然而，除了這個外在的「鮮」，它還有一種動態的「鮮」，即那裏的一切都已處理完畢。這就讓它看起來像是一個廚房了，而且立刻融入到了家庭場景當中——現在進行時的那種。

你想要糕點嗎？何不就在盒馬手工糕點舖

買，都是當日現做。水果、生肉也是。它們早已被處理好，整齊地被分成小盒擺入貨架。只差一口鍋，你就可以直接烹飪了。

於是，當你某一天想要網購，一開始你實際上有些迷茫，不知道該買什麼。就好像一個天天吃外賣的人，經驗告訴你，不管品類有多少，外賣的味道總歸差不多。這種味覺倦怠以一種對同質化調味料的反抗為意識，令你對購物這件事甚是意興闌珊。這時候，你可能會立刻想到盒馬。它是那樣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獲得，又如此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烹飪，簡直是一個簡單而又本真的集合。而且，它的簡單還在於它將最不好的一部分處理工作做完了。你所看到的，是那個立刻就能成型的倒數第二步。一種非預製菜的預製菜。

通常我們說起預製菜，總是排斥它的半成品屬性，因為它越俎代庖地包攬了一切，連味道都調好了。這簡直是一場食物的暴政。但盒馬沒有做完一切，它只是默默地做完了最艱難的部分，而把最好的都留給你。於是，你會覺得它可以滿足你的需要。其實，倒不是它賣的東西別處沒有，而是提供了各種

Easy Thing，就好像互聯網的間接性已經容不得再有一個間接性；它需要一個直接的答案，盒馬給出了這個答案：一種經過處理的原材料本身。這緩解了網購帶來的不真實感。或者說，它提供的不是一個叫做食物的商品，而是食物這個物質。而它的中等規模，倒以其有限性獲勝。

在一個物質無限被呈現為一種視覺、所有東西都被攤開來展示的時代，你會發現限制性竟然成了一種競爭的優勢，給你一種邊界。這加強了它的必要性，以一種通感的方式，這種必要性從商品的必要轉移到慾望的必要，這十分有利於競爭，佔據了心理學上的優勢。

就好像一本雜誌，你因為喜歡它的調性就訂閱了它。然後，它就變成了你的唯一選擇。在這本雜誌當中，一切都在互相印證，相互加強，並讓這本雜誌持續地吸引你去訂閱它。或者，這是當前萬物平等正好缺失的那一部分東西，就是選擇的標準。盒馬給了這個標準，並把它的價值觀融入到產品本身，讓人一目了然。你因為了解又需要，便讓它成為你的日常。